

陶庵夢憶

啟元



48
0

自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賊賊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望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話也。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篋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糲，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日，以薰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鷄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旋蠹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眞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痴坐待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眞，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六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虛生遺

表猶思摹搨。三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右見瑯環文集卷一

陶菴夢憶目錄

自序

卷一

鍾山

報恩塔

天台牡丹

金乳生草花

日月湖

金山夜戲

筠芝亭

斫園

葑門荷宕

越俗掃墓

奔雲石

陶菴夢憶 目錄

卷二

木猶龍

天硯

吳中絕技

濮仲謙雕刻

孔廟楹

孔林

燕子磯

魯藩煙火

朱雲崐女戲

紹興琴派

花石綱遺石

焦山

表勝菴

梅花書屋

不二齋

砂罐錫注

沈梅岡

峒巖山房

三世藏書

卷三

絲社

南鎮祈夢

禊泉

蘭雪茶

白洋湖

陽和泉

閔老子茶

龍噴池

朱文懿家桂

逍遙樓

天鏡閣

包涵所

門鷄社

棲霞

湖心亭看雪

陳章侯

卷四

不繫園

秦淮河房

兗州閱武

牛首山打獵

楊神廟臺閣

雪精

嚴助廟

乳酪

二十四橋風月

世美堂燈

寧了

張氏聲伎

方物

祁止祥癖

泰安州客店

卷五

范長白

于園

諸工

姚簡叔書

爐峯月

湘湖

柳敬亭說書

樊江陳氏橋

陶菴夢憶目錄

治沅堂

虎邱中秋夜

麋公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劉暉吉女戲

朱楚生

揚州瘦馬

卷六

彭天錫串戲

目蓮戲

甘文臺爐

紹興燈

韻山

天童寺僧

水滸牌

煙雨樓

朱氏收藏

仲叔古董

嚙社

魯府松棚

一尺雪

菊海

曹山

齊景公墓花鱗

卷七

西湖香市

鹿苑寺方村

西湖七月半

及時雨

山艇子

懸杪亭

雷殿

龍山雪

龐公池

品山堂魚宕

松花石

閏中秋

愚公谷

定海水操

阿育王寺舍利

過劍門

冰山記

卷八

龍山放燈

王月生

張東谷好酒

樓船

阮圓海戲

蠟花閣

范與蘭

蟹會

露兄

閩元宵

合采牌

瑞草谿亭

瑯嬛福地

陶菴夢憶目錄終

陶菴夢憶 目錄

陶菴夢憶

卷之一

山陰張 岱宗子撰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饜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籙太常。中元祭期。偕觀之。饜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旗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烏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磧。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陶菴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缺。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

一几。陳銅爐一。小筯瓶二。栳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俗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袱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審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命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甃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鬪筍合縫。信鬪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甃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甃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瀉瀉。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鴉子黃、鸚鵡松、花蒸栗、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娑婆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蒂而壽。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搆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牆，牆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蒔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鶯粟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壹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烏斯葵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羅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蝶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荷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階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瘡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蝨蟞，賊葉者象幹毛蝟，火蟻以鯨骨髓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麻裹筋頭搯出之。

蟻蝻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蠋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勸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鑿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冲舉之術。持一珠胎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亦

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金山夜戲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甯。日晡。至北固。艫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嚙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瀟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携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翃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擦眼。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墻。亭中多一墻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風。滄滄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潏迥。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垣不

臺。松意尤暢。

硃園

硃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間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綠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鄰居小戶。則闕而安。則水之用盡。而水之景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蹙蹙。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硃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閩苑了也。」一老佛之曰：「個邊那有這樣。」

葑門荷宕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僱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蜚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靚粧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歎暑燠燦糜沸。終日而已。荷花宕

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輟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衫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家，尚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譴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麗，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必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嚙，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鱉菱舫，收拾略盡，墳壠數十里而逸，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

奔雲石

南屏石無奔雲石者。「奔雲」得其情，未其得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

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鬚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覩來牘。手書回札。口囁僕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卽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武林。亭榭傾圮。室中窳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動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室。以石礪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哉。也哉。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爲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遍體多著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登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爲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棄世。余載歸。傳爲世寶。丁丑詩社。懇名公人錫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祁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詩遂盈帙。木龍體癭肥。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竟之濟蘇陸。濟之杭蘇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一夜擊風雷。驚槎

化石海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雲。」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款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曾託友人秦一生爲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銀二觔。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劃去大小二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一輩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潤酥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滲烟起，一生痴啞，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不分玉石，鼈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瀾擾，參橫箕翁。」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